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十八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八十九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

在位壽四十三年

諱純順宗長子也初封廣陵王永貞元年三月立爲皇太子八月詔皇太子卽位

元和元年春正月上皇崩于興慶宮

出本紀

劉闢旣得旌節

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謂東川此川南西道也

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

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

用反直

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贊書生

贊時降反愚也通作志

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

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李士李吉甫

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

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

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

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出卑闢及

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

旄音毛幢也鉞音

曰大斧也行節制

黃裳等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

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

之文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

旄音毛幢也鉞音

曰大斧也行節制

黃裳等傳

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出黃裳傳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

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

械胡戒反有盛日器无盛日械糗亡故

反又去久反熬米麥一日乾飯屑出糗

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

匕甲復反取

示也出本傳

崇文斬之以徇

徇辟潤反行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

月嚴礪拔劍刺其脰史文德昭

出本傳

○上與宰相論曰古

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

萬葉文
練卒常
如寇至

黃裳裁
制藩鎮

杜黃裳
補討刈

杜黃裳
論帝王
夢逸

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罰以信則誰不尽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若秦始皇以衡石程書衡何庾反稱上為衡金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其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遐逸必有其事苟无其事而徒然憂勤則莫要何所要勤何所勤哉復官不可也兼於廢言棄獄懲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為哉古之人召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文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古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无怠朝矣晝以謗問則監以成憲孝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与万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尤好晝矣久以修令則思夫惟憂患夫榮辱慎而後出與之而後發不敢苟也而无怠久矣而又无寔于觀

于免于葬于田于酒于樂而後盤有銘几有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轍不有諫夫所以名賢低櫂不使放心邪氣得漏焉昔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不踞坐以待旦凡此皆憂勤之本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无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无為者非遺奔万務咎然亢然之謂也瞽周公不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盡也承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搘其君於厭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三月高

高崇文
梓州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此引兵遁去邢奚經反此此理反崇文入也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巳制削奪劉闢官爵出本傳○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潘孟陽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策試制卒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下邽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奉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潘孟陽
事遊宴
罷其轉
運副使

元稹
元稹
元稹

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裴掌使一年征課所入
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緡出佑及以
元稹爲右拾遺獨孤郁爲左拾遺白岳易爲監庫尉監張流
栗反水曲爲監山曲
鴻名屬鳳翔府集賢校理蕭俛爲右拾遺沈傳師爲校
書郎稹上疏論諫耿以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
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
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
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行湖反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止不奏
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耿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爾
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面至尊之盛意
況於旣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
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窶於其
位而屏棄踈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爲自古人主即位之初
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
讜小人亦貪得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
情達咎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
括古估反結也方言云閉也廣雅云塞也唐玄方圖反
小事諫加求反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
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
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
適之快小而危云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
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弥年不得召見每就列
位屏氣鞠躬并从郭反閑息也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
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踈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
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稹又
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
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蕃
王與文宗清修之士十八人尼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

益踈賤至於節傳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

眊莫報反少精也。贈五

怪反。聲也。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

散之甚搢紳皆耻由之就使時得辟孝儒生越月踰時僅獲

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夫愛其子猶知

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頤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

出本傳。

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崇頭

閨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

數十騎西奔吐蕃

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

崇文入成都

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

指撫也。

劉闢送京師也

監圈指撫謂以指

一境皆平。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

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闢

闢於用於指撫謂之指

披斥事務也

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出黃裳及崇文傳。

詔徵少室山人李渤

渤備後反

爲左拾遺渤海不至然朝政有得失勗輒附奏陳論

出本傳。

十一月以内常侍吐突承璀

崔七

爲左神策中尉承璀事

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出承璀傳。

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任相位正月乙巳

傳。

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李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

垍臣至反吉甫流落江淮

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

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

傳。

數月之間選用畧尽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出黃裳傳。

夏四月以右金吾衛將軍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以革舊

反忠良。

弊任邊將也。夏蜀旣平藩鎮惕息

指命兵馬使軒之揚。

忠良。

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

錡集百

魚。

錡二反。

亦不自安求入

朝上許之錡實无行意屢上表称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

李錡謀反

所委錡

以錡家
出代册
亞稱賦

十從李
諱之言
止諱諱

白居易
入翰林
以湖州

子頤寧
求尚

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未止得止可否在
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
月制削李錡官爵以淮南節度使王鐸統諸道兵爲招討處
置使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
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同謀討之
錡聞子良等率兵抵膺曰吾何望焉跣足匿樓下左右執錡
械送京師械下戒反因具謂加以三木而僅免群臣賀於紫宸殿上憤然曰小友
色變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十
一月錡至長安并其子師田腰斬之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
翰林李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
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頑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
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出元衡及絳錡本傳。上嘗從
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无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
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
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
就有諫者晝思夜度度速各反甘度也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
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
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出絳本傳論憲宗益善易入胡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八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資莫大
於善易入昔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史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憲宗之智未必及此然上
有文皇從諫之効近有德祖抑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不亦宜乎。蓋至齋集賢
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
而悅之召入翰林爲學士。上謂宰相曰人宗以神聖之資
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
論無但一二而已。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頤憲上英威爲子
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李士李絳諫曰
頤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萬門美才上曰此
非卿所知十二月公主適季友恩礼甚盛頤出望外大喜頤

李吉甫
撰元和
國計簿

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頤遂奉詔

出本傳

是歲李吉甫撰

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

鄜昔大方音方二州名也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監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倉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郢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出食貨志及本傳

三年春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詣

闕無得進奉

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

林晟

唐干反彈刺史爲草奏以刺史之罪故謂之奏彈前浙東觀察使閩濟美違赦

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

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出通鑑及本傳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

卒人伊闢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

湜承

前進

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貞外郎韋貫之爲考策官胥之署爲上第下亦嘉之詔中書

僕射

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立訴於上且言翰林李士裴垍

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

垍

李士垍爲戶部侍郎涯爲都官貞外郎貫之爲果州刺

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以楊於陵爲

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无異同也僧孺等又之不調各從辟

於藩府

出僧孺等傳

。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

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

退之均不從坦曰皆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

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出均傳

。五月翰林

李士左拾遺白至易上疏以爲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

科而更遭斥逐並爲閑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

白至易
申理牛僧孺等

裴均入朝踰位而立

李吉甫
撰元和
國計簿

盧坦奏
階晟達
裁進奉

抑盧不
抑價

盧易
謂鏗
不可進

推心
重任
相

裴矩
言事
治先

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謫謫盧坦以數棄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眎其進退以上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踐棄之上杜口衆心惄惄胸許容反夏烈也陛下亦知之平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直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文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舉上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爲左補闕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秋七月以右庶子盧坦爲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出坦本傳○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鐸入朝鐸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李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太功不應受貳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鐸則如小五鐸之輩皆生冀望若尽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倅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鐸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才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鐸以進奉得之競爲割剥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出荅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李士然寵信弥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史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邸典礼反名取言所歸宿也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垍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万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皆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徵於民及增爲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

旱飢

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出本傳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歎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去佛武者育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旨宰相憐之出本傳者育謂其用李元平目若盲无所見也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二浙荆湖襄鄴等道宣慰使賑卹之止忍反又將行上戒之出孟子反贍也朕命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明敕百姓則不計費賑之由出孟子傳。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絅循默取容二月罷絅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出藩傳。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
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于嫡也嫡長既嫡且長也。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
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
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省所猛反費音拂省簡也省費謂簡其浮費也物寶徇
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
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臣之請既而兩絳表賀曰乃知
夏先於事故能无憂事至而憂无救於事出絳傳。初王叔文
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量龍章反移徙也謂得罪凌責者遇赦量徙近地也吏
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郴刀林反吏才明辨
請以爲楊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入至千里之外戰
栗如在異前昇勺檢簿籍句古侯反摺也檢互審反押也又精於巽卒獲其
用出异傳。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築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

李巽奏
程异
李絳請
減租稅
等以救
旱

李師道

以私財贖魏

私第

以裴均進奉歸度支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閑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出居易傳。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李士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寢陞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不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上欲革河北諸鎮北襲之弊乘主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梁也一說邑也水屈者於水未至爲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邑水未則大魚跋扈而出小魚獨留玉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李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声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賈古患反骨智謂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

恐未即奉詔

又滄陽劉魏博田李易定張茂淄青李師

昭

道

以地

相傳與成德同軀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上議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李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先構碑樓請敕李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以制反撓也倒都皓反仆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撤直列冀得延引乘間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鬼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

覽李絳

奏不立

聖德碑

好日

李拭

永貞

徐晦不
負所知

商天
下荷時

之乃倒出。○秋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遇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汚僭侈貶爲臨賀尉憑之親友牙不敢送者櫟陽尉徐晦櫟音藥邑名屬同川即漢万州縣也獨至藍田与別涼州藍田山美玉因以名也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無乃爲累乎累力謂反事相緣及也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謫陟革反罰也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公不負楊晦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宰士曰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賴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於眾物已故耳豈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如何李絳等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策畫謀計畫也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

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西川浙西皆是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甲義反指轉視反臂指之臣謂相爲運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与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膠居肴切也外則蔓連勢廣蔓无敗之多連膠之能固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躰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与賊鄰无黨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万一不從可議征討頇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不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懼款。左神策軍吏李昱昱余反貧長安富人錢八千緡人來物少滿三年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

李隆言
藩鎮制
害

許孟容
紫微東

軍吏

古星易
諫以中
官為統
帥

繫立期使償曰期蒲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臣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懼出孟容傳○以王承宗爲成德軍節度相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与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人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上遣中使諭承宗使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丘馬使招討处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处置使即承璀乃

小 直八十七

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平時諫官御史李元素李鄘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穆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处置爲宣慰而已出居易及承璀傳一○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譏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譏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嗜常利反欲也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跖之石反盜跖也蹻訖約反莊蹻也賈莊蹻素之大盜蹻楚之大盜謂隨夷闊弓謂跖蹻廣毅李商益臨柳下惠弟蹻楚莊王弟也拂意則毀龍龔黃爲貪暮能用僉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平○已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汴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与承宗屢戰敗左神策大將軍鄆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盧從史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

李絳言
宦官驕
廣

唐從史
陰謀
宗謀

張羅使
從史馳
張羅使

左諫言
開直言

李絳申
夢易

進陰與承宗通謀上其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
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裴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且
必爲亂今聞其為承瓘對營殊不設備失今不取雖後興大
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
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姪狎姓屋貧反近也三月甲申承
瓘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縛之內車中馳詣京
師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都知兵馬使烏重胤
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
部伍上嘉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
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制使孟元陽鎮昭義上悅以重胤
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貶廬從史驩州司馬。
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李士
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
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
日三殿對策出絳本傳。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
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湏冬出院絳曰陛下
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
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籍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
上悅待之易如初上嘗欲近獮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
李絳必誣不如且止出居易及絳傳論收貞良直臣之諫范曰
宗曰善某寅畏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二
夫無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
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設于遊畋其可謂賢矣。秋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爲從
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

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
使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万端匹。上與宰
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李仙之
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生張六反即身毒
國所謂淨圖胡也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

李藩辨
神山之

李絳申
夢易

裴垍譖
爲平瓘
以謝天

下

上相王
錢德璵
諫止

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出藩本傳○九月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兵之將何以處之上乃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出承錢德璵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出本紀○以王鐸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餧厚賂多稱譽是上命餧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太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任之今餧旣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出德輿傳○翰林學士

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直忠臣也它日尽皆應如是遂以絳爲中書舍人李士如故絳常從容諫上聚財上

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贍時艱也故不得不蓄聚尔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出絳本傳考異曰憲宗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爲前軍實錄云爲左軍按有侍與元稹爭釋審錢云中使任士良與稹爭按稹及白居易俱皆云劉士元實錄云九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李師道等請雪王承宗實錄云淄青幽州累有表音請赦承宗按劉濟素与成德有怨攻之最取內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以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獨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

裴垍
上吉李
鑄
筆
意
用
事
校
事
陳
舊
面
事
錢
德
璵
上
相
王
錢
德
璵
諫
止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

元和六年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本。官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且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

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廬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出絳本傳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

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出德輿傳。夏五月以李惟簡爲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

入攻抄同相更反侯也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采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稔如枕反公私有餘販者流及它方出本傳。李吉甫奏

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更貟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爲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

舉筆不進羨餘

論爲政

權德輿

寬猛先後

羨餘

論爲政

舉筆不進羨餘

李惟簡

爲邊將

財

併置州
縣更貢

定官儀
賦田

韓愈議
復讐

省外
官八百
八貞

李鑒
吉甫
漢

李鑒論
宰相不
可避嫌
集才

唐書卷之二

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
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
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出吉甫傳。秋九月富
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
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一事皆主教之大端有此
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
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
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
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律曰凡復父讐者事
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
指矣乃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出本傳。吏部奏準敕併省內
外官計八百八貞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十一月弓
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璡錢一萬緡爲求方鎮事
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乃以承璀爲淮南監軍
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遠能如是上
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
之輕如一毛爾。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
上意而絳鷙直忠臣謂之骨鷙與體同數爭論於上前上
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並出絳傳。是歲天下大稔
米斗有直二錢者出食貨志。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
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瓘反李吉甫欲自託於
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
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
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
而出明日上午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平對曰同年乃四
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且陛下

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曆火積薪之下厝薪故反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百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倅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謂

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論人君憂勤耽樂則口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般游无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當行樂者齊高辯也付詩殼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筆竹刀八十八酒卮不离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做戒无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湯則裸裸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甲則无時豫急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慕之以戒成王日无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无皇曰今日耽樂周公非特言之又白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不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夫夏所當憂然後能樂所可樂惟樂是務樂未畢而憂必及之聖

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為无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以樂招

君陷於穆穆提婆江摠虞此基而不自資不亦鄙賤之甚乎

八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咎於德宗邪卿輩直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並出教傳○李吉甫嘗言人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又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懈音界情徒卧反謂怠惰也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

崔鑑謹

自

以水旱
命蠲租

李絳言
治道

魏博
歸還

田異言
吏于朝

父子平上曰然後旬餘于頤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頤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平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出本傳。四月以翰林李士圭羣爲中書舍人李士如故上嘉羣讜直命李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率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方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出羣本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未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灾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諛諛以悅上意願得其主名以致杜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灾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蠲去湍反除也。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旰右日反晚也暑甚

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使知軍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乳臭子注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必倚朝廷之援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譖環囚四拜請爲留後因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平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版浦統文籍宗昔反所以書戶口傳池也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因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揣楚委反契也得音夫契苦計反符契皆兩相合也李吉甫

命田興
爲魏博
節度使

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鄭長一尺二寸凡爲使者持之秦漢以天子出世自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車非兩重之車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

之小臣自當反覆生之鉞改爲旌幢之形鉞大斧節鉞必上賜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卒六州之地來歸割河朔之腹心割空胡反剖也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賚過其所

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舊亡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

軍士受
賜散盡
如雷

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鄆王問反二州使者數輩見之相頃失色歎曰強彊者果何益乎

服也不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只听之終夕不倦待度凡

賦稅鄆蔡指遣遊客間說百方具終不聽。李絳奏振武天

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羽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鄉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烏合反誠之川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称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

除吏不
錄親故

利營之

李絳請
以神策
年隸節
變使

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並出絳傳論奉才不必親雖爲職事凡曰孔子曰率爾所知率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金雖不棄也其行罰也亦然惟其功罪所在而無問其親與雖若權柄之於物輕重不私焉則不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皆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規則爽之雖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八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爲欺詭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張勞是以上不兩失之也。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措居輒切其足也左傳辭言如遂寃晋人肩之或人措之古叶力共攻之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之申取中尉皆割隸當置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也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嘗者所沮而止。八年春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出德輿傳。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出興本傳。徵前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出元衡傳。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衆出宮人二百車。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下降江反屬豐州景雲三年朔方軍總管張仁原築三受降城其地濱河常爲河所北至是欲脩之兼理河防也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從於天德故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至是李吉甫奏脩復舊城也上從之。李絳貶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薛下挾切謂彼倖者之爲下挾權柄者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无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鄉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

李絳請
李絳言
本吉甫
請修受
降城於
天德
李絳
實
邊兵无

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

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

欲害善人之言顧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以使

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出絳本傳胡曰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賢者武之所以數糾而伐之也告虞夏商周聖賢相与同吉者應月氣者來百僚師師九官相繫三千之衆宣推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亡朋黨之論无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滔

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因知以勢利窮則相踐達於黨比而不自知与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

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非二名而一以目之工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直偽賢不肖之辨而听夫

牽合羅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矣故前僅之黨指蕭何之劉向張良周堪而治之者

元帝與洪恭石显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余入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愬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黨者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動者也其

宣帝酷形於鶻麟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四却治功計安天下又果小人邪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

安可以衆多而指爲朋黨耶夫小人憎君子然欲一二而罪之則君子鈍躬笏操鮮可假此惟以朋黨目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用黨一字可以穿人之國至有牢綱竭澤之喻焉比其謂君子者曰同訓上曰同惑衆甚則加以同心肯叛人君暗惑而忌克

千金子不全七十

水火六十八

欲不信得乎以憲宗有音於治事功未半逆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鍊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凍尸鍊順從然則同非所同惡非所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夫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太宗以克己納

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用矣所以然者不孝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李者正其心與義理不違則无先明後暗始勤終怠之失是故武丁與孝道積善躬然後傳誥得以錄承推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

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不倫无黨之法也

承絳傳

九年春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爲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

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至京師復爲左神策中尉出絳及承璀傳

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友不及耶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顧惟杜佑孫悰不辭七月以悰爲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千人胡讀曰唐公主委怡順一同家人礼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与悰謀曰上所賜汝卒不

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

河制節之使奉指太叩者

自是

閨門肅然不聞人聲

出公主傳

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

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少陽判官楊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

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以李光顏爲

節度使嚴綬爲申光榮招撫使督諸道兵討吳元濟

出元濟傳

。十年春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

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

不可三月皆以爲遠州刺史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

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

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

裴度亦爲禹錫言遂改連州刺史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

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

木之材視揀字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丁各

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品

亦猶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

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

談者獨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

躰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於府庭

聽魚隱反笑漢書亡是翁貌

傳

橐王名反駐唐向反駕駕也其背如橐故名

橐驅蓋寓言以爲諷

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駕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孳子之反更種也不當時

其置也若棄則其

去不復顧其時也君子

時至反植止也

其勤也若植則其

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

太勤日視而暮折起而復顧甚者以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

本以觀其踰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爲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

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且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

其耕穫督其轡織罟小人輒饔飧以勞吏之不暇報反又何

以全其生而安吾性耶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出本傳及柳文呂元濟遣使求救於相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

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

丞裴度詣行營宣慰蔡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

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

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

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处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

爾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

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參悉罷諸道

軍募士人以代之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爲

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

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

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

然資給遣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

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顱龍都久首骨又入通化坊擊

裴度傷其首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

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

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

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出漢文傳。秋七月詔數王宗罪惡絕其朝貢既而捕賊始

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上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

表
任而可
取
觀度心言
韓愈言
淮西在
陞下斷
與不斷

裴度知
蕃鎮使
賊殺率

裴度知
蕃鎮使
賊殺率

九

治師道

出本傳

十月始分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李遜爲襄復

郢均房節度使以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

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十一年春

正月翰林學士錢徽駕部郎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

請罷兵者衆上惡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西不傳

夏四月司

農卿皇甫鏤

鏤伯名反

以兼中丞度支鏤始以聚斂得幸

出本傳

六

月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

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

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出本傳

冬十一月

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

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

十

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尔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

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

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出本傳

十二月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溵

輸於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考異曰宋憲宗元和六年九月辰歲二州麥反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

入汴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八十九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淮西人自以嘗敗高夫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愬謀襲蔡

州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羅耶遇吳元濟捉生虜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曉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剗其心

刺空胡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刺空胡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

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

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

洽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十里環胡闕既無統

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驥死

者什四五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

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捨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罷河北行

營各使還鎮○李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

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帥士卒刈麥於張

柴村刈穫也愬使相虞候史用誠擒之將士以祐鄉日多殺

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安禮○初國子祭酒孔戣

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爲蚶蛤反蚌屬蛤古

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會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

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乃以戣爲嶺南節度使本傳○諸軍討淮西四

蔡人輕
本朝不
為備

士良
李愬獲
奈將丁

愬與秀
謀取

孔戣奏
罷青物

裴度請
自督戰

年不兄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

六反從出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尔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

奏馬摶爲宣慰副使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

賊在則歸隕无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

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李士玄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

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

罷楚爲中書令又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

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陵轉也度悉奏去之諸將

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

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李朔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之朔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

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

餘級。李祐言於李朔曰蔡之精兵皆在洞曲洞湖及四境

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羸倫反音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

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懇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

城近城有鵝鴨池朔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小誠拒命官軍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朔至城下無

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鏗其城爲坎以先登鏗厥傳反音大組壯士從

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

曰俘囚爲盜爾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

於廷聞朔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五餘人元濟始懼乃

帥左右登牙城拒戰牙謂軍府所居後人因稱者即衙城也時董

重質擁精兵五餘人據洄曲朔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殺爾

李逢吉

不欲討

蔡一

裴度奏

罷中使

監軍

出戰

李祐以

往日

出戰

李朔以

夜至

出戰

李祐以

夜至

出戰

元濟艦
單騎

帥

羣翫有
謀

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翫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極而下之攜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鞠渠六反以待裴度度入城李翫具橐鞬橐鞬音高箭物也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翫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翫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翫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夫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親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可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何暇立功乎衆皆服翫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反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

卷八十一

三

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州吁阻兵而安忍傳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平聲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閩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十一月上御因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列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救父而老者棄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獷矣廣古猛戾也狠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率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摶爲淮西節度使本傳。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与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尚書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本傳。十三年春淮西旣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

裴度觀
事蔡人
知有生
之樂

淮西人
居中土
浴過夷

李鄘耻
由宦官
遷

唐書卷八十一

聖宗納
十獻地

劉總專
建

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二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栢姓也皇氏古帝號後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遺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出傳及度。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蒂都計反根蒂也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湏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駸音侵急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出藩鎮。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謀之大

卷八十九

四

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獻之師道乃大悔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丘公討之出師道傳。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乃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淮西旣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鍤衛尉卿監鐵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鍤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駭下楷反愕逆各反皆驚也。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嗤尺之反笑也。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所可惜者淮西盪定上讀河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墮許規反使四方解牘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

譖異以
平章事
裴度同
列小人
求退

討李師
道

唐憲宗

聖宗納
于獻地

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二月浚龍首池起承
暉殿土木浸興矣。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栢姓也栢
皇氏古帝號後以策于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
永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
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夏四月
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出
傳及度

劉總專
建
朝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

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蒂都計反
根蒂也

及度

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

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
以養戰士此志豈湏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駸音侵

速

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

吾心定矣

遂專意歸朝廷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

官爵

劉總傳

出藩鎮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謀之大

道

討李師

道

裴度

異以

進財同

平章事

列小人

裴度耻

求退

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言於師道曰自先
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獻之師道乃大悔表
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
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丘共討之出師道傳上方委裴
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
出鎮乃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淮西旣平上浸
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鏗衛尉卿監鐵運使程异曉其
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鏗以本官异以工部
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下楷反愕逆

嗤笑也

裴度耻

與小人同列表求

退

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所可惜者淮西盪定上讀河底

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

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墮許規反使四方解軒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

墮壞也

唐憲宗

輔益以
巧諂固

五坊使
恭橫僕
勑奏之

釋神仙

聖主當
辨邪正

諫佛骨
韓愈表

省鑄自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於上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體許苑
反觀屬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鑄益无所憚程已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並出鑄及度傳。五坊使楊朝汶送音
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捶主禁
反杖擊也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其狀裴度崔羣亦以爲言上曰姑与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山東尔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輦挽車也
輶所湊也京都四方所福湊以輦轂取喻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出度。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必能合長生藥詔必居興唐觀煉藥生八十
傳。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出度本傳。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劖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尔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

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
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
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
萬方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
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
壯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
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
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蠹當故反虫食木爲蠹財者
竭也 言其耗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
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
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吾今与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
以生死与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二月李翹田弘
正屢敗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
七艷反抗也 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
達城水也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函匱弘正大
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捷奏至上命戶部侍
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
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尽遵朝廷約束
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迩計士馬
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
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出藩鎮師道等傳裴
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
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意非所欲也弗許。橫海節度
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州
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緣使刺史各
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
領德棣景三州已率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

威諫佛
骨頭送
文暢厚
得其至

潮州

輒李師
道

裴度述
上憂勤
機畧

董亂請
以刺史
鎮州兵

皇甫鏗
黨譜出
裴度

李翹言
六事所
以與太
平

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
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
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劄論之其後河北諸
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劄處之得宜故也裴度在相位
知无不言皇甫鏗之黨陰據之搭排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並出度本傳。史館修撰李翹上言以爲定
禍亂者武功也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
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
逐改稅法不胥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
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塞蘇則反窒塞也此
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
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
之士與之興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
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

安逸

子莫桃于京

如此

則太平未可期矣

出翹傳

秋七月宣

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
繒三万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万緝絹百餘万
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出本傳。自淮西用兵已來度支監
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礼後又進

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礼

出食貨志

沂海兗

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狷古縣反偏狹也無遠識時軍府
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盛夏役士卒營房舍督責
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執而斬之弁自
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兗密觀
察使。八月朝廷議與兵討王弁弁皮變反恐青鄆相扇繼亦方
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給徒害開州
反敗也計已有人候迎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道從尚百
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杻勃
反

四方進
奉名立

韓弘入
朝貢獻

王弁
使給
遺中
輒之

械胡戎反
囚貝池

乘驢入閩九月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

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軍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十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開屏間赤

霧高丈餘丈之方散

冊華本傳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蒙竊發可憂許慎反
乘間隙也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尔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顧仍反平且作亂者五人尔乃使曹華設誅功不敦大信故也

義帝徇
近功不
戴大信

崔群論
玄宗理
亂在用
人得失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鏞深恨之母群本傳。上服柳泌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貞皇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玄宗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

終毅季
師道余
薰

上服方
士藥日
加躁渴

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
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竒伎驚衆者銜焚翁反皆不軌徇
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
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

卓甫
譙譙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可
自辨矣上怒貶潯江陵令本傳。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鑄
欲贈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

矣鑄譙羣於上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鑄給邊軍

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復用

陳直真反故也故舊而損敗也

謂

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

不信京師凶懼

蜀胡拱反又虛容反憂恐也春依傳曰曹人凶惧

群具以中外人情

上聞鑄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
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十二月以群爲湖南

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鑄矣

出群傳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

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

渥於角反優渥

人皆言其且入相令

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墓

才行擢爲左拾遺內供奉兼墓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

辭盛言天后竊位奸臣擅權賴仁傑保祐中宗克復明辟儒

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

薄楚之爲人

出儒傳

。十五年春正月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

惲於粉反

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

太子聞而憂之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

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

弑逆其黨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

染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出承璀傳論剛

明果斷能用忠謀卒卒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取見居

於正論而忘受財於虧誠故其疑謙後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

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蕡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

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

以比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藩拔能用忠謀不

惑羣訛卒成功自吳元濟誅雖藩悍將督發悔過而效順當此

金孤
楚忌
武儒
衡

之時唐之威公之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
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
人之能敗國也不必遇君而暗主雖聰明至智苟有惑焉未有不
爲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
日淺不幸疾竊莫克有為亦可以悲。閏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貶皇甫鏗爲
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杖殺柳必餘方士皆流嶺表。二月
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
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搏浦各反以手擊物也監察御史楊虞卿
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
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出虞卿傳。上
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
李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出公權傳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稹止爲江陵士曹与監軍崔潭峻善
上在東宮聞宮人誦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詩
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夏五月以稹爲祠部
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
中書舍人武儒衡意氣自若出稹本傳。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群爲吏
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
意父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出群本傳。上甫過公除即事游畋声
色賜與无節拾遺李珪珪古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
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易月亦古者三年之喪自
遺詔令天下二日皆釋服宮殿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鐵
七日繹服應劭曰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繹鐵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此以日易月顏師古云紅功也文帝割眡爲之三十
之喪其實三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日之文何爲以日而易月乎俯
從人欲而礼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上不聽出珪本傳。呂元項
引吐蕃寇涇州涇多養反黨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折支也連營五十里。群臣
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
遊无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
師宮室爲常願當乘輿以行又晨夕与近習倡優狎暱賜與

難諫

虞

柳公
權筆

武儒
衡筆

崔群
建功

張良
元

上

遇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歛百姓時久无閭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反疑也誣吾駕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本傳出譖

李愬曰憲宗元和十三年正月李師道謀逆命高木與郭昈李公度諫之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昈所使詣李原著排幕僚僚同諫者也今從何南記。十四年四月皇甫鏞之黨黑格裴度舊傳曰鏞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執濟度故出鎮彼逢吉時在東州楚在昭州皆不取爲相今不取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詳節卷之八十九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唐紀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 在位四年 壽三十

諱恒憲宗第三子也元和七年立爲太子十五年正

月憲宗崩太子即位

蕭俛爲
相重惜
名器

長慶元年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累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官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汚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改爲吏部尚書出俛本傳。翰林李士季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李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古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譏度之

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閨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輒已鼎出徽及牛輒德裕等傳。張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劉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夕驚魚到反桀也故舉弘靖自代

以安輯之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伉口浪反捷也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克融輩父羈旅京師至假匱衣食假居夏反澣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

德裕宗閔各分
明黨

劉總奉
弘靖自
代

上不留
意天下

士卒作
亂囚弘

靖

王庭湊
率兵圍
深州

錢重物
輒

楊於陵
請廣鑄
錢

裴度討
王庭湊

元稹沮
裴度所
奏

度表陳
元之狀

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
墳怨弘靖驕貴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
縱裁割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
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
士卒連營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克融爲留後出弘靖傳。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殺弘正自稱留後詔以弘正之子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乘驛之鎮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遂引幽州兵圍深州出藩鎮傳。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貿莫假反所且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壚歲入百万今纔十餘壚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鉛與轉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絲也禹貢繫緝織繡也又細獨鹽酒課用錢出食。冬十月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閏以討王庭湊。翰林李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盡軍事多与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比支至反明黨比害也附也蠹音姑謂姦。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出積及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官

牛僧孺
請誅李直臣

請赦克
漢
請討

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謂討朱克融用兵父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以克融爲平盧節度使出弘靖克融等傳。二年春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壯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將士驕惰无鬪志憲誠陰蓄異志因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光顏使救深州於是布軍大潰布獨与中軍八千人還魏召諸將議出兵諸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復復戰則不能也布即日作遺表哭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自殺衆乃推憲誠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正傳。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肅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云卒皆集詔徵諸道丘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二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有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羸力爲反也懦奴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卒動皆自禁中授以刀礮朝法也

蕭俛請
銷兵
監軍之
弊

田布以
軍亂自
殺

蕭俛請
銷兵

朔再失何

卒優假將

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出免等傳論相者治亂所係。范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薦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係豈不重哉。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父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虧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扼於革反持也晚烏貴反手節也。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至境更觀事勢勿遽

卷九十一

西

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与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先太師王武俊也先与朱滔同反後奉朝廷之命而反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士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令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率城降庭湊責其父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韓愈說
王庭湊

牛元翼
將騎突
出

政事

張平叔
請宣旨
賣鹽

韓愈下
陳賈荅
利害

出愈等○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詔以度爲淮南節
本傳度使言事者皆謂度不突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夏四月戶部侍郎荊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糴鹽可以獲利
一倍又請令所由將監就村糴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
請以糴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
圍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
財賄激戰喧訛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
議其可否丘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
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
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糴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
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
鹽家至戶剗而糴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
職在分憂豈可惟以盜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
貧家食鹽至衣或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
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醕務醕志
醕云鹽曰醕醕說文實非所宜晝暮參皇甫鍤皆以錢穀爲相
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
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出食貨志。平

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如論道之地難以醕務醕志何反
醕云醕曰醕醕說文謂之醕也實非所宜竇豪皇甫鏞皆以錢穀爲相
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出食貨志○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通博孤反文也。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灾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出勦傳○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上得風疾不能履地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乃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出續史傳○是歲初行宣明曆出歷志○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

牛李之
悲愈深

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不知僧孺爲相上素所厚自擢之也。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云竟誅舞文者綽傳。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本傳。九月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也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太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怒之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綽傳。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効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熟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尙况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甚善其言。上疾作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出守忠義非武后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情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兒是名士崩于寢殿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出郭后傳。及本紀。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忘之日後謀議恐上用之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疑未

李逢吉
不許臨
朝制

李逢吉
不許臨
朝制

張臯諫
胡方士
藥

韓愈戶
京兆尹
重不敢
往矣

敬宗於
諱李紳

書

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貶紳爲端州司馬會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乃悉焚所上諸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不復聽矣山紳本傳○上視朝每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僵居良反仆也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宵夜也天子憂勤則未明求衣日晏而食而嗜寢令郎定反聞文運反声所至也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吹尺僞反音律管鑿之樂令聞未彰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門外候進止柄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出柄楚本傳○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旣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莊子附麗不以附依也麗著也時人目之爲八閨十六子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自是肆志无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旣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爲八閨十六子○
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閨子以後達逢吉不得所欲也出李逢吉及劉栖楚等傳○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及聞元翼薨盡殺之上聞庭湊嘗元翼家數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李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勲高中更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票朝蕡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李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令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排蒲諧反擴去也上曰何至是邪乃加度同平章事出度本傳○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膳落於溫御史矣出造本傳○十二月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呈以資福許之

李崧瞻
落於溫
御史

裴度

平章事

上數宰
輔朴才

八閨
十六子

劉栖楚
叩龍墀

王智凶

以上牛日請度

魯左

李德裕

奏罷度

僧左

李德裕

比罪

獻丹扆

六歲

李德裕

獻丹扆

比罪

自元和以來救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鈐其廉及鉗通用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

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出德裕傳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在位二年壽十八

諱湛穆宗長子也長慶二年立爲太子四年正月穆

宗崩太子即位

寶曆元年正月上遊幸無常駐比群小

駐女力反比皮至反駐親近也比明比也書駐

德裕獻丹扆六歲

表隱豈反戶牖間也歲諸深反戒也古者君

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

歲以戒之如庭燎之詩是也

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海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

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歲畧白漢驚流

信涵

驚牛刀魚到二峯白浮鍾魏徵後汰後亦志反汰他蓋反奢也陵霄作

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

瑱它典反以玉充耳也

是謂塞聰防

微箴畧曰亂臣猖獗智赤張反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

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譽之

出德裕傳及唐文粹

○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

遇赦則量移於近地也

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

林李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

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

之紳由是移江州長史

出處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

出潘本傳

綰百萬王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出潘本傳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

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玄宗宮驪山而祿山

亂先帝幸驪山而草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
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

幸驪山
以驗權
璽之言

之言安足信邪。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

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大重，削去之。

史中丞王播持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下，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

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出等傳

二年春正月，裴度自囚入朝，李逢吉之黨首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紺衣小兒，舉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謂余招反讐衣小兒者裴度也。因其腹者度比人上有時也。謂庶常擣吳元濟也。徒歌曰：「裴度裴度，一日三十六天也。」謂度比人有時也。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間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处，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处。」人服其識量。上自即位

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聽，決意必行。

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闈營壘，百司廨舍，累已荒弛。弛壞也。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三月，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踈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所五十州修宮闈。」上患之，以問宰

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弊矣。譬言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蒲交反，哮盈交反。田聊又跟呂唐反。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处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怒，知之已，令处分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木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

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闈皆是虛語若欲立抑其

數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彼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

宮闈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

悅從之

以並出
本傳

○上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善擊毬好手搏性

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怒目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猶

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三十八人飲酒

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中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知樞

密王守燈迎江王立之是爲文宗

出官傳

○上自爲諸王時深

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

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隼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

采放之有司供官禁奉支物並集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揔

監冗食千二百餘員素宜組綺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壯

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遵舊制每許日未嘗不視朝對宰

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

是榮蒸家延問其輶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

中外相
智以天
平可與

考異曰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詔黜鄭朗等鄭覃唐白朗長慶元年
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二年三月王智興不崔群
實錄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事未乞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閔
而入焉智興傳亦同曰君奉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
智興旌誠張不報智興回後城內皆是父兄開閨延入今兼取之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皇甫松續牛兰曰
舊尚大牢況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
狀因承和舊不二年位兼將相太牢早凋毋周氏治蕩无依鄉
里云兄弟盡滅乃令改醮汎与前夫義絕矣

不貞請以出母追贈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九十一

唐紀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三

諱昂穆宗第二子也初封江王宝曆元年十二月敬宗崩無子劉克明等欲立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等奉江

王立之而率兵誅克明等

上議事
多中變

太和元年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出處○忠武節度使王沛薨以太僕卿高瑀稱王爲忠武

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債仄界反帥所類時方鎮貸錢而得位至鎮而未償出禹本傳○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

刻貢言
資官

襄近五
六人摠
大政

王侯之
論秦

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牽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賊遠于願反逋負曰債言是也親骨肉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襄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惟幄臣恐曹節俟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无腹心之寄閭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襄弒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不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推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

論文
武

考官
不取
劉蕡

遐輒可追矣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
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
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
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恭
足以侵軼里閭羈絏藩臣于陵宰輔隨刻至度汨亂朝經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
豐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
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
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時賢良方正裴休李
邵邵曷李甘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等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
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
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
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
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

臣所對不及蕡遠其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出本傳末

云終柳州同戶與此不同

○

韋處厚薨以

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出本紀

○

三年六月魏

博軍亂殺史憲誠奉衙內都知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八月

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初李同捷據滄景不受詔詔諸道

討之至是始降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

存者什無三四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

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

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

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

師古曰微益也殖生也

倉廩充

盈傳出角○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

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乃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命中尉以下母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

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騎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

李同捷始
肇農招撫
殷侑

飛性
優素

音節反上謂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它

宰相不乘金谷

士卒之黨

尚宗申錫除官

貴戚爲之卿不須爾○冬十月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贊才果反碎辭也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鏗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四年正月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

排擯

排滿皆反贊軍振反

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上患竈

官彊成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

車橫

橫胡子孟反不順理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李士宋申

錫言之中錫請漸除其福

福筆力反迫也通作逼上以申錫沈厚忠謹

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

出申錫傳

○冬

德裕依籌邊屢

裕至鎮依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

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

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

圍七入反據博扼反郭之據城堡以爲敵障所以相敵謂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春正月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

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与子正元奔易州上召

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

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

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

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

恭順二月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

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万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

諭僧孺之言偷安之術

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遂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中錫謀泄事敗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璠孚表反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第漳王湊賢有入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羨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署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

守澄乃止於是捕申錫等於禁中鞠之三月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璣胡由是獄稍緩鄭注恐覆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遂貶漳王湊爲巢縣公

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出申錫守澄注等傳○秋八月

以陝虢觀察使崔郾

郾於建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襄山帶江

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

剽票行舟無老幼必盡殺郾

妙反劫

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戰船所以突厥也

字或作臘 嵩

關節費
舉得宜

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乏不暇尚恐其驚

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姦標婢小反輕也非用威刑不能

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出郾本傳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

出師之利害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

比來修好約毗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

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

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

生番
悉怛謀
請降

僧孺言
太平无家

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正出德裕傳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礼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閑寺專權督君於內非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非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非能誥也軍旅歲凶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

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七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加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惡烏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駁垂外也謚者行之謚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以仲方爲賓客分司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潤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

上與德裕論朋黨

德裕排詆之人

齋奏
羅鄭夢
侍講

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出德裕宗等傳

○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

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

激所角反

奏罷其侍講上

德裕讀
試詞賦
詩詞賦

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功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出覃等傳

○上患近壯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

山南西道節度使

出覃等傳

○上患近壯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

請依楊紹儀准士試論義不試詩賦○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鄰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踰踰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

出覃等傳

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

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貼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

志誠始以工部尚書加檢校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不受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骜而朝廷

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祐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煩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休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

杜陵罪
言

詮府兵
十六衛

唐史卷

提兵居外无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瘁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无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郭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符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朱詳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失往內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鈴其廉反然爲國者不能无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通鑑卷之二十一

齊金玉賈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无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籌口歛委於邪倖由鄉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入略市天下亦作答反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見藩鎮序論唐之亂在胡中蕃臣程曰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成中國之功蓋惟內修政事而後可以外攘夷狄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也唐自中葉以來爲朝廷患者在於藩鎮之跋扈君臣

中敏請
鄭注
入致雨

之間相與焦心勞思未嘗一日而忘之也。其間雖暫臣服不旋踵而復叛尤甚於回鶻吐蕃之難御究其禍亂蓋有由矣。觀穆宗之朝裴度自河北軍中上表以爲逆賊結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

朝裴

討自平若朝巾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牙益由此觀之唐之基亂豈在於藩鎮哉

○八年春上以久旱詔

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上欲以李仙言爲諫官言後改名訓憲翰林李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魚霸宜涯對桂二反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擇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出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復以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出德裕等傳及選舉志○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

試訂賦

王涯諫
疏中變

王涯中
明董雜

論君子
小人

子都知兵馬使元達知留後詔以爲成德節度使元達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爲兵部尚書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挤压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閔傳目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薆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蠍集

鹽馨奚反酸味也
蠍而稅反蚊蠍也

故朝廷有

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芸王分反除苗間穢也而

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宜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九年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漳王圖爲不軌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上怒甚召宰相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

司以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坐救德裕故也

出德裕傳○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

瑞初委也

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

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討論所言於上无不從聲勢烜赫烜火遠反明也城也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呂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

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上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鄭

訓以誅宦官爲主

注素惡京兆尹胡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上怒六月下虞卿御

史獄李宗閔救之貶明州刺史十月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

除宦官次復河湟

胡光反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

爲信然寵任日隆訓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

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

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時訓注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无虚日班列始空廷中惄惄

胸胸許容反

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出食貨志○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弑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以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刑部侍郎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明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舊又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其將敗矣○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校校古乃
反猶也於是元和之逆黨略尽矣○十一月戊辰王守澄葬於瀘水瀘所簡反水出京兆藍田谷入霸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瀘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牙遺類訓与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窪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

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管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

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衆恩

密房尤反恩新茲反果不恩闕前節呆復恩思也臣將入請

轉思之

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并京兆邏卒

邏郎佐反巡也

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閤門討賊王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墮門爭出死者六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爲所擒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命百官臨視脣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稚無遺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李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

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寃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

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

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

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

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劉驅

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

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

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

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強摺紳賴之

摺挾也紳大帶也摺笏垂紳出石及士良傳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以司

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

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

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

論涯餗
被禍蓋
天下事
皆決於
北司

薛元賞
校殺軍

將

上惠四
方事奏
華而不
典

劉從諫
表陳仇
士良罪

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
亦賞至則已解衣跪之矣賤巨兄反長跪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
宦者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
士良士良曰凝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自中尉大臣
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
人无礼於宰相庸可憚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
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无可如何乃
呼酒与元賞歡飲而罷○開成元年春二月上与宰相語患
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
事○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
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
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
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
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

司徒三月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

淮等宜蒙湔洗湔則前反滌洗也

不可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

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

出嘗者七日
藩鎮從諫傳

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

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出嘗者七日
藩鎮從諫傳

○夏四月凡李

訓所指爲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上與宰相從容論

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

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入

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

國陛下何取焉覃驚於經術出覃本傳甚重之

○李固言厲崔

珙爲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爲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

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李石用金部員外郎

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

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

論詩
工拙

秦石川
人不捕
其惡

則遷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州司戶○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也以皮爲之今通謂之毬雖宴享音伎雜遷盈庭遷供也卡當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眺他吊反視也或獨語歎息至是上

鳥哩者不可以速成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出宦者士良及李石傳○二年春上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出宦者士良及李石傳○二年春上謂宰相

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夏四月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澣戶營反澣也詩服澣濯之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

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眉卿爲之乃以公權爲諫議大夫○三年春正月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

馳歸第僅而得免時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石乘甘露之乱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及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辭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乃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出石本傳○上命起居舍人魏

墓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其棠之比也出唐書○以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珏並同平章事李固言与嗣復玉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鋒數容反如○三月河中奏鴟

虜見鴟留尤反鴟虞仁獸也百官稱賀上謂工部尚書杜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害取方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

上謂瑞
物非國
慶

唐文宗

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
尚也劉聰桀逆黃龍二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
以駕之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
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
異以儆人君儆居影反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夏五月詔諸
道有瑞皆无得以聞○太子永頗好遊宴昵近小人昵亦作暱楊
賢妃日夜毀之九月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蹠
太子過惡議發之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
是豈獨太子之過乎上意稍解太子猶不悛十月暴薨出下
諸子本傳論文宗不教子之過胡曰太子以好宴昵小人遭譖毀
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他日為已害乃
密殺之而請加盃美謚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門之於惡
然則不保問死地天性至觀尚且如此由不孝以明先王正心
之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爲首○四年春三月裴度薨謚曰文忠上怪度无
遺表問其家得半橐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
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
身繫國家輕重始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門下侍
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
儉夷行亦耿介故楊嗣復等深疾之○上以鹽鐵推官檢校
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
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
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六月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
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貴若者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
爲陛下理之恐似襄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出韋
之傳○十月上就起居舍人魏墓取記注韋不可曰記
朕魏鄉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
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出韋○十一月上有
疾少間少治紹反間居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
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

瑞年碑
時朴

楊嗣
妃譖

太子

裴度
威望

表

韋溫
志在
清流

魏墓
不許
上觀

韋

唐文宗

德裕
入謝
言十
邢正

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汗自是不復視朝出九上良傳。○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五年春正月上崩武宗即位弟也。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之如藤蘿藤徒登反蘿也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奏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大辱以相有過當面誥

而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无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无疑間矣上嘉納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十二月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後賜名孔敵

考異曰文宗太和二年閏月以志招討李同捷實錄或作開志招或作亦志沼舊紀作开志召新紹傳作亦志沼今從之三年十二月南詔陷成都外郭桂元潁保牙城實錄寇及子城元潁方賀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潁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閑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賊切入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潁方賀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七年徐州卒騫高瑀不能制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儀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潭動汗流每于堂下此孟懿文士筆故也

